

苍凉后土

贺享雍 著

重庆出版社

苍凉后土

贺享雍

著



重庆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10 号

责任编辑:王从学
封面设计:吴庆渝
技术设计:费晓瑜

贺享雍 著

苍 凉 后 土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特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525 千

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7-5366-3576-1/I·661

定价: 32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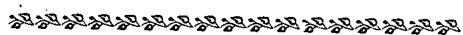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余中明老汉是一个种了一辈子田的农民，土地承包后，他家的田越种越多，到了1988年，竟种了三十多个人的田，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田大户。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田却越来越不好种了，各种负担增多，买不到化肥，受假种子假农药坑害，基层干部又瞎指挥……不少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了土地。尽管如此，余中明和他的几个儿子还是咬牙种田。他的三儿文义是与他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农民，他状告乡政府，给省委书记写信反映农村的问题，终于引起了上面的关心和重视，发现了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，并着手解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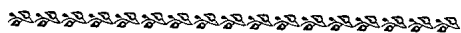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身农民，并作过农村基层干部，现在仍然生活在农村，那种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对当前农村矛盾的深入思考是得天独厚的。小说具有催人泪下的艺术魅力。

作者说明：

本书的电视剧改编权，已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获得。



第 1 部



1



公元 1986 年处暑过后，庄稼人把一担担金黄的新谷挑进了粮仓。虽然这一年的收成不及上两年——至今庄稼人还记得那排起长龙卖余粮的情景。可今年，老天爷不肯帮忙，刚过小满就是一连三十多天的红火大太阳，把田地晒开了裂。加上政府的化肥供应跟不上趟，正施底肥时没化肥卖。等庄稼人买着化肥了，又误了施肥季节——尽管这样，庄稼人看着比大集体干活时多得多的稻谷，还是打心眼里欢喜。庄稼人遇到高兴的事，不喜欢藏在心里。这几天，刚刚收获新谷的余家湾村的村民，正怀着喜悦的心情，谈论着余中明老汉家打家具准备娶儿媳妇的事。

“吹吹！听说没有，中明老汉给文富打家具了？”

“那还没听说，请的是有名的杜木匠！”

“鸭儿棚子的老汉睡懒觉——硬是不简单（拣蛋）呢！去年修楼

房，今年打家具娶儿媳，中明大伯这几年财运旺呢！”

“那当然罗！远近闻名的种田大户嘛！”

“人家走上坡路，也是该得！几十个人的庄稼，光弹匠的女——会谈（弹）不会纺，能又修房子又制家具吗？”

“那是罗！”

“家具打好，文富就怕要把玉秀接过门来了？”

“癞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吔！”

“那我们该要好好喝一台喜酒了！”

“老表你就光想着喝喜酒，喝醉了莫要对人家新媳妇动手动脚哟？”

“不会不会，酒醉心明白！”

没过几天，又传出了更为振奋人心的消息：

“呔！文富老弟的家具才打得安逸哟！全是柏木材料，五分的板子，节巴都莫得一个。架子全是暗榫，又用的是土漆，亮得能照起人影子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嗨，我在你面前踩啥子假水？！哄你不算人！不信，歪嘴婆娘照镜子，你当面去瞧瞧！”

“要得，今晚上我们去看看！”

“对，你去现场取经！二天自己讨婆娘，照样打一套！”

“婆娘倒有，就是还在岳父家养起的！哈哈！”

到了晚上，果然就有一伙年轻人，邀邀约约地踏着月光，往余中明老汉的新房走来了。

中明老汉家去年新修的楼房，和我们近年来常见的农家新房一样，正面是砖混结构的四间一楼一底楼房，小青瓦人字型结构的房顶，两边还各有一间水泥板铺顶的平房，平时可作晒台，一遇住房紧张，又可以再往上加盖一层。小院的右侧，是一溜用小青瓦盖的猪圈。三眼大猪圈里，一眼卧着一头母猪和八只活蹦乱跳的小猪

儿，一眼卧着四只正在抽条的架子猪，还有一眼卧着两条膘肥体壮、正待出槽的大肥猪。小院左侧，也是一溜小青瓦屋，靠外一间是鸡、鸭圈，一个暂时废弃不用的鸭棚也放在里面。中间一间是牛圈，一只大水牛此时安闲地躺在地上，惬意地反刍。靠近正房的一间是堆放杂物的屋子。小院边缘，主人用石头砌了一个灰棚，上面覆盖着玻纤瓦。靠灰棚是一圈用竹片编织起来的栅栏，这显然是播种或作物成熟以后，用来圈住鸡、鸭，以防止它们外出糟蹋粮食的笼子。灰棚和鸡、鸭栅栏的边上，才是一排茂盛的果树，其中一棵高大的柚子树特别引人注目。柚子树上的柚子已有小汤碗一般大了，假若是白天，可以看见一个个柚子都被主人用竹篾编成的牛眼状网子给罩住了。这一来是为了防止大风刮掉柚子，二来更是为防止馋嘴的孩子过早偷掉了它们。右侧猪圈房紧靠着的，是一条通往屋后机耕道的小路。小路外面是一块半亩大的菜地。菜地里一半是搭了架的南瓜、苦瓜、丝瓜、冬瓜，繁茂的枝叶底下硕果累累。另一半则是已经平整、开挖出来的菜畦，主人已经赶早种了萝卜和蒜苗。左侧靠放杂物的屋子和正屋平房交界的屋后，有两棵略显苍老的核桃树。核桃叶经过初秋的霜染，已经变得有点浅黄。而两蓬鹅米刀豆的枝蔓，正龙缠柱一般沿着核桃树杆攀援上去，在满树枝杈间蓬勃开一片墨绿的叶片和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的豆荚。离核桃树不远，几畦菜地中间生长着碧绿碧绿的胡萝卜。胡萝卜地的路里边，一口水井汪着一轮圆月，闪着盈盈的波光。

一伙年轻人来到余家，便叽叽喳喳地闹了起来。他们抬眼一看，没见到即将做新郎官的文富，就大声嚷了起来：“文富！文富呢？”

余家女主人田淑珍大娘是一个好客爽快的人，见这么多年轻人到来，虽然还不知道他们来的目的，可心里还是很高兴，就冲楼上喊道：“文富，快下来，福阳、四喜他们来了！”

没一会，文富从楼上下来了。一看，果然是福阳、四喜、柱儿、朱

健和堂兄余文全这伙老同学。福阳一见他，便先开起了玩笑：“好哇！要当新郎倌了，还躲起来？”

余文富生性腼腆，一句话就被说红了脸，嗫嚅着回答：“哪里，还早呢！”

“还早哇？”柱儿接过了话：“家具都打好了，不是明摆着的事吗？”

四喜说：“嘴巴上说早，心里头巴不得今晚上就圆房呢！”

文富一张脸更红了。

文全这时才说明来意：“福阳他们听说你老弟的家具打得巴实，特地来参观参观呢！”

余家真正的主人——余中明老汉，刚才看着年轻人说说闹闹，脸上挂着笑，含着烟袋，一直没搭腔，因为他还没摸准这伙年轻人来的意图。这时听了文全的话，才取下烟袋，笑着说：“几块木板板，有啥看头？”

四喜知道老伯这话是假谦虚，也就故意说：“余叔是怕我们给你拿走了，还是怕我们会看掉两匹板子？”

田淑珍大娘站在屋角里，她的肩上靠着女儿文英姑娘一张妩媚的脸。她听了四喜的话，笑着回答：“看！看！有啥舍不得的？！”

说着，一伙年轻人就朝文富放家具的屋子拥去，只有朱健没动。这位村小学的代课教师，从一进屋开始，就不断把目光脉脉含情地投向余家小女儿文英姑娘身上。可文英姑娘的注意力，集中到福阳他们这群人去了，一点没发现朱健向她投来的深情的目光。

和这家主人鹤立鸡群的楼房一样，这套家具在大家眼中，也不同凡响。靠左边墙壁是一只两米高的双开门大衣橱，衣橱中间的一块固定门上，镶了一块大镜子，映照出福阳他们一张张荡漾着笑意的面孔。两边门的上侧，又各开了一孔扇形的小窗。小窗上装着一块玻璃，玻璃里面遮上了一块绿茵茵的绸布。靠大衣橱站着的，是一只一米高的小立柜。这是农村常见的既可装衣、也可用在厨房里

盛碗筷器皿的中型立柜。柜门上边，有两只装了拉手的抽屉，柜门内框四周，又用木线条镶嵌了边子，这就显得比一般橱柜的设计和做工别致、美观得多。依次摆着的，还有一张四尺宽的架子床，一张三抽桌，一张大圆桌，十只小方凳。这些家具都才上了油漆，漆没干，主人就在外边罩了一张塑料薄膜。在电灯光下，满屋子的家具都熠熠生辉。

“哈！余叔，硬是鸭子下水——呱呱叫呢！”福阳由衷地说。

柱儿也补了一句俏皮话：“不是鸭子下水，是珍珠落在玉盘里——响当当！”

一贯喜欢热闹、满肚子笑话的余文全，也不甘落后，脱口说道：“谁不知道我二叔，是高山顶上吹喇叭——有名（鸣）有名（鸣）又有名（鸣）！”

中明老汉在年轻人一片颂扬声中，内心升腾起了一股无比自豪和骄傲的感觉。他那张微胖的圆脸上，今晚始终放着红光，洋溢着微笑，这是庄稼人难得的舒心的笑容。可他没有张狂，他说：“你们别给老叔戴高帽！老叔是油黑人，不受粉！”

福阳说：“这是事实嘛！”

话音刚落，却有一个声音接上了话说：“我看我爹说得对！这些家具，虽说牢实，但笨头笨脑，样式陈旧，没啥好的！”

大家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中明老汉的小儿子余文义。文义是余家上过高中的“高级”知识分子，从父亲操持给二哥做家具开始，他就持反对态度。他认为，与其做家具，不如把木料卖了买城里现成的家具，省时省事，而且样式美观。可他的意见立即遭到了包括文富在内的全家人的否定。他们认为，城里卖的家具是洋盘货，马屎皮面光，里面一包糠，不如自己做的耐用，虽说费点事，可养儿不算饭时钱。孤掌难鸣，尽管文义的建议没被父亲和哥哥采纳，可他仍不改初衷，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。

四喜和福阳见文义脸上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气，就一齐笑着问：

“文义老弟今后要啥样的家具？”

文义说：“反正不要这号的！”

屋里只有余家的人，才知道文义话中的意思。中明老汉白了他一眼，没言语。田淑珍大娘却沉了脸说：“你不要才好，省得我们操心！”

大家不明究里，可一看气氛有点不对了，忙转移话题。福阳朝屋里看了看，见文富躲到了一边，立即又叫了起来：“哎，老同学，咋躲躲藏藏的？我们又不吃你！”福阳和文富从小学到初中，都在一块读书，是一对好朋友。

柱儿听了，忽然想出一个主意，高声叫道：“不行，我们今晚提前把洞房闹了，大家说要不要得？”

立时，年轻人附合起来：“要得！”

叫声中，四喜就过去把文富推到屋子中央，笑嘻嘻地问：“对！文富，你和玉秀，干过那事没有？”

老实的文富站在屋子中央，像是一头被围困的鹿子，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家。

福阳见了，说：“不说也行，表演一个节目，唱个歌或跳个舞！”

“对！”众人拍起手来。

文富脸红得像一块绸布，憋笑着低声说：“我不会！”

余文全这个堂兄也跟在大伙后面起哄，说：“不会？和玉秀亲嘴你会不会？不会我就教你！”

田淑珍大娘见儿子发窘的样子，想为文富解围，就故意瞪了侄儿一眼，说：“你一个大伯子，好意思？你脸皮比城墙还厚，就帮他表演一个嘛！”

文全嬉笑着回答：“二婶，你今后别护着我的弟媳妇，三天不分大小嘛！还有，我这人是撵山的狗，唤不得的哟！”

田大娘说：“就你那嘴里，吐不出好话！”

文全走到屋子中间，作古正经地说：“这回呀，我可要表演一个

革命化的节目！”

哪里年轻人多，哪里就有热闹和快乐。福阳、四喜、柱儿、文义一见，都高兴起来。他们立即把文富忘在了一边，一齐拍手撺掇文全表演。朱健趁机悄悄走到了文英身边。

文全咳嗽一声，拉开架势，说：“好，你们看着！我这个节目呀，说的是一位千金小姐，唱了一首歌，要一个秀才、一个地主少爷、一个放牛娃对，哪个对得好，她就嫁给哪个。这个小姐唱的啥？”说着，他扭了扭腰，学小姐唱了起来：

“啥子出来红彤彤？

啥子出来像弯弓？

啥子出来悬挂起？

啥子遮住不透风？”

这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山歌，很多人都会唱。文全刚唱完，福阳急忙接过口说：“你别往下唱了，我知道那秀才是怎样唱的。你听！”说着，也学秀才唱起来：

“太阳出来红彤彤，

月亮出来像弯弓，

星星出来悬挂起，

云层遮住不透风！”

四喜又马上接了话去，学地主少爷唱起来：

“桃子熟了红彤彤，

桃树桠桠像弯弓，

桃子果果悬挂起，

桃叶遮住不透风！”

柱儿说：“我也晓得那放牛娃是咋对的！”刚要学，忽然瞥见了面若桃花、掩嘴而笑的文英姑娘，立即住了口，说：“不唱了！不唱了！”

文全得意起来，说：“不晓得了吧？还是我来！”又学放牛娃唱：

“小姐嘴唇红彤彤，
小姐眉毛像弯弓，
小姐奶子悬挂起，
小姐裤子不透风！”

刚唱完，田淑珍大娘立即过去，在文全头上打了两下。文全故意抱着头，叫道：“唉哟，二婶免打！你把小姐的词儿都打落了！”

淑珍大娘说：“打落了好，免得你今后再瞎唱！”

文全却突然一挺胸，说：“落不了！那小姐最后唱：

“唱完歌儿听我讲！”

唱着，指着福阳唱第二句：

“秀才先生你莫想。”

又指了四喜唱第三句：

“地主少爷也莫望。”

然后，他在人群中张望起来，突然发现了人群外边的余家老大

余文忠两口子。文忠两口子本已睡了，听见这屋里的闹声，才忍不住好奇爬起来的。他们一起床，正上小学二年级的九岁的女儿小梅也悄悄爬起来，跟在他们后边。文忠的女人叫卢冬碧，和文全的老婆只差前面一个字，又是嫂子，因此，文全和她开起玩笑来，就没大没小。现在，他看见堂嫂站在哪里笑，就不顾文忠在场，忽然过去拉起她的手，唱出最后一句：

“我要嫁给放牛郎！”

众人立即爆发出一阵欢乐的笑声，连田淑珍大娘也乐得弯下了腰。

笑声刚停，没想到小梅从人缝里挤过去，嘟着小嘴，指了文全，用了从学校里学来的新词，忿忿地骂道：“流氓！坏蛋！我叫公安局把你抓起来！”

众人见了，又爆发出一阵大笑，文英笑得最响，一边笑，一边奔过去抱起小梅，在她小脸上胡乱地亲。

唯有朱健，似乎这欢乐的场面与他毫无关系，只把眼光追随着文英姑娘。

四喜看见了一旁发呆的朱健，叫了起来：“哎，朱健，你今晚咋成了闷头鸡公？”

朱健一惊，才从痴迷中回过神，掩饰地说：“我，我在看你们闹呢！”

福阳说：“不行，大家难得在一起，今晚要开心就开心个够！朱健，你来拉二胡，我们来唱，怎么样？”朱健拉得一手好二胡，天天晚上在学校的破屋里拉。拉的曲子十分缠绵，让人听了心里有几分伤感。

朱健听了，说：“二胡在学校里呢？”

柱儿自告奋勇地说：“我去拿！”

这时，中明老汉抬头看了看外面，见月亮已经挂在了柚子树的树梢，便说：“算了，留着等文富娶亲那天，大家再来疯吧！”

福阳听了这话，知道了中明老汉的意思，说：“余叔是在赶我们了？”

中明老汉忙说：“哪能呢！不过，月亮都到头顶了，大家明天还有事，早点歇也行！”

文全听了，想了想，说：“也行，莫得新娘，闹起也没劲！文富，你可要做好准备，今晚我们就告辞了！”

福阳、四喜、柱儿见状，也只好告辞。朱健看样子不想走，可见大家都走了，只好随大流。走到院子边，他回头看了看，发现送行的人当中没有文英，立即显得怅然若失地快快而去。

客人走后，中明老汉一家回到屋里，却都没了睡意，刚才热闹的气氛，似乎还在屋子四周回旋。中明老汉又裹起一杆烟，有滋有味地吸起来。文富在摆放家具的屋子里，这儿瞧瞧，那儿摸摸，好像看不够、摸不够似的。过了许久，田淑珍大娘才催促说：“你们老少是咋的了？文富，你明天要到玉秀家去，还不快去睡！”

文富听了母亲的话，从屋子里走出来，说：“我知道呢！”一边说，一边不情愿地上楼睡了。

这儿田淑珍又把老伴催到床上，可是，躺在床上，她自己也睡不着了。于是就爬起来和中明老汉摆龙门阵，摆着摆着，外面的雄鸡就叫了。

2

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文富就往玉秀家去。他要去对玉秀说说打制